



# 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吉林人民出版社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十八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老學庵筆記卷三

老學庵筆記

提要



臣等謹案老學庵筆記十卷續筆記二卷宋陸游撰案宋史藝文志雜史類中載陸游老學庵筆記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十卷與此本合宋史蓋傳刻之誤續筆記二卷陳氏不著于錄疑當時偶未見也振孫稱其生識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前輩年及耄期所記見聞殊有可觀文獻通考列之小說家中今檢所記如楊戩為蝦蟆精錢遜叔落水神救之類近怪者僅一兩條鮮于廣題逸居集會純甫對蕭鵬已之類禠諧戲者亦不過七八事其餘則軼聞舊典往往足備考證如謂遼避天祚嫌名追改重熙為重和遼史不載其事今以興中故城所存天慶二年釋慧材撰舍利塔記舊碑證之乃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實有其事則知其記載不誣有裨史傳多矣

惟以其祖陸佃為王安石客所作埤雅多引

字說故於字說無貶詞於安石亦無譏語而

安石龍睛一事併述埤雅之謬談不免曲筆

杜甫詩有蔚藍天宇本言天色故韓駒承用

其語有水色天光共蔚藍句游乃稱蔚藍為

隱語天名今考蔚藍天名別無所出惟杜田

註謂見度人經然度人經所載三十二天有

東方太黃皇曾天其帝曰鬱縑玉明則是帝

名鬱縑非天名蔚藍游說反悞又稱宋初人

尚文選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

舒山水必稱清暉今考驛使寄梅出陸凱詩

昭明所錄實無此作亦記憶偶疏然大致可

據者多不以微音而掩宋史藝文志又載游

山陰詩話一卷今其書不傳此編論詩諸條

頗足見游之宗旨亦可以補詩話之缺也乾

隆四十一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老學庵筆記卷一

宋 陸游 撰

徽宗南幸至潤郡官迎駕於西津及御舟抵岬上御棕頂轎子一宦者立轎旁呼曰道君傳語衆官不須遠來衛士臚傳以告遂退

徽宗南幸還京服栗玉竝桃冠白玉簪赭紅羽衣藥七寶輦蓋吳敏定儀注云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一

此檀香椅子耶張嬖好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時趙鼎張浚作相也

建炎苗劉之變內侍遇害至多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為外郡監當前一日出城遂免

臨安父老言苗劉戕王淵在朝天門外今都進養院前

然日歷及諸公記錄皆不書但云死於路衢而已邵彪所錄謂死于第尤非也

鼎遭羣盜如鍾相楊公卿語謂幻為公戰舡有車船有槳船有海鯨頭軍器有弩子其語謂弩為鏡有魚叉有木老鴉弩子

魚叉以竹竿為柄長二三丈短兵所不能敵程昌萬部曲雖蔡州人亦習用弩子等遂屢捷木老鴉一名不藉木取堅重木為之長纔三尺許銳其兩端戰船用之尤為便捷官軍乃更作灰礮用極脆薄瓦罐置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二

毒藥石灰鐵蒺藜於其中臨陣以擊賊船灰飛如烟霧賊兵不能開目欲劾官軍為之則賊地無窰戶不能造也遂大敗官軍戰船亦倣賊車船而增大有長三十六丈廣四丈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飛以步兵平賊至完顏亮入寇車船猶在頗有功云初張公之行趙元鎮丞相以詩送之云速宜淨掃妖氛了來看錢塘八月潮

鼎遭羣盜惟復誠劉衡二砦據險不可破二人每自咤

曰除是飛過洞庭湖其後卒為岳飛所破蓋語識云  
趙元鎮丞相謫朱崖病亟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  
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靖康二年浙西路勤王兵杭州二千人湖州九百一十  
五人秀州七百一十六人平江府一千七百三十八  
人常州七百八十五人鎮江府六百人一路共六千  
七百五十四人以二月七日起發東都之陷已累月  
矣

欽定四庫全書

宋一  
光學庵筆記

三

集英殿宴金國人使九盞第一肉鹹豉第二爆肉雙下  
角子第三蓮花肉油餅骨頭第四白肉胡餅第五羣  
僂角太平畢羅第六假圓魚第七柰花索粉第八假  
沙魚第九水飴鹹豉旋鮓瓜薑看食聚錮子臚餅白  
胡餅饅餅淳熙

紹興辛酉與虜交兵虜遜議者謂當取壽頤宿三州屯  
重兵然後淮可保淮可保然後江可固惜其不果用  
也

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為險固其受敵惟  
東北兩面而壕塹重複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已二百  
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一

漢人入仕有以貲為郎者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入  
錢入穀賞以官者卜式黃霸是也入錢穀則今買官  
之類以貲則非也

秦會之在山東欲逃歸舟楫已具獨懼虜有告者未敢  
決適遇有相識稍厚者以情告之虜曰何不告監軍

欽定四庫全書

宋一  
光學庵筆記

四

會之對以不敢虜曰不然吾國人若一諾公則身任  
其責雖死不憾若逃而獲雖欲貸不敢矣遂用其言  
告監軍監軍曰中丞果欲歸耶吾契丹亦有逃歸者  
多則被疑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為忠也公若果去固  
不必顧我會之謝曰公若見諾亦不必問某歸後禍  
福也監軍遂許之

黃元暉為左司諫論事忤蔡氏謫昭潭後復管勾江州  
太平觀謝表曰言之未盡悔也奚追

張芸叟作漁父詩曰家住來江邊門前碧水連小舟勝  
養馬大畧當耕田保甲元無籍青苗不著錢桃源在  
何處此地有神仙蓋元豐中謫官湖湘時所作東坡  
取其意為魚蠻子云

張德遠誅范瓊於建康獄中都人皆鼓舞秦會之殺岳  
飛於臨安獄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  
乃是以八百枚為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乃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五

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京師承平時宗室戚里歲時入禁中嬪女上犢車皆用  
二小鬟持香毬在旁而袖中又自持兩小香毬車馳  
過香烟如雲數里不絕塵土皆香

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種  
逾年則成江瑤矣海檜亦有二種海檜天矯堅瘦皆  
天成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名土檜海檜絕難致  
凡人家所有大抵土檜也

晁以道為明州船塢日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  
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占卦  
有折足之象然非某也客至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  
戒之士人辭去至港口踐滑而仆脛幾折療治累月  
乃愈

國初士大夫戲作語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謂朱  
衣吏及金帶也宣和間親王公主及他近屬戚里入  
宮輒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填姓名賣之價五百千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六

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臘破錢唐時朔日  
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時諺  
曰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

仁宗賜宗室名太祖下曰世太宗下曰仲秦王下曰叔  
皆兄弟行世即長也其後世字之曾孫又曰伯則失  
之

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校場大  
閱是日上早膳畢出郊從駕臣僚及應奉官竝戎服

擗帶子著靴大閱畢丞相親王以下賜茶是日駕出  
麗正門入和寧門沿路官司免起居

建炎中平江造船畧計其費四百料八艘戰船長八  
丈為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四艘海鵲船長四丈五  
尺為錢三百二十九貫

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為寡學故贈之詩曰翛然一榻枕  
書卧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云公雖不  
常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七

書作視書又嘗見鄭穀夫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奇  
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  
識字不勘自承穀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公  
又笑曰自首減等

祕閣有端硯上有紹興御書一頑字唐有準勅惡詩今  
又有準勅頑硯耶

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嘉祐中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  
盛哉然蔡實元豐間人也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為浮

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為廣陵人國子博  
士李問妾生定出嫁部氏生蔡奴故京師人謂蔡奴  
為部六

紹聖元符間汪內相彥章有聲太學學中為之語曰江  
左二寶胡仲汪藻仲字彥時亦新安人終符寶郎

曾文清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先左丞言荆公有詩正義一部朝夕不離手字大半不  
可辨世謂荆公忽先儒之說蓋不然也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八

靖康國破二帝播遷有小崔才人與廣平郡王

道君幼子名撝

俱匿民間已近五十日虜亦不問有從官餽以食遂  
為人所發亦不免不十日虜去矣城中士大夫何罪  
至此

金賊叔遷宗室我之有司不遺餘力然比其去義士匿  
之獲免者猶七百人人心可知

國初韻畧載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施肩吾及第勅亦  
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

取士何先之類

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客牙克書籍行開豆腐羹店予少時與之同在勅局為刪定官談經義滾滾不倦發明極多尤遂于小學云

張芸叟過魏文貞公舊莊居者猶魏氏也為賦詩云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草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莊此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七

猶未失為農神宗夜讀宋璟傳賢其人詔訪其後得於河朔有裔孫曰宋立遺像譜牒告身皆在然宋立者已投軍矣欲與一武官而其人不願乃賜田十頃免徭役雜賦云其微又過於魏氏言之可為流涕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既下詔矣范致虛間白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未幾復改宣和然宣和乃契丹宮門名猶我之宣德門也年名則實曰重熙追建中靖國後虜避天祚嫌名追謂重熙曰重和耳不必避可

也

建炎維揚南渡時雖甚倉猝二府猶張蓋搭絨坐而出軍民有懷輒狙擊黃相者既至臨安二府因言方艱危特臣等當一切貶損今張蓋搭坐尚用承平故事欲乞竝權省去候事平日依舊詔從之實懲維揚事也

林自為太學博士上章相子厚啓云伏惟門下相公有猷有為無相無作子厚在漏舍因與執政語及大罵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十

云這漢敢亂道如此蔡元度曰無相無作雖出佛書然荆公字說嘗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復大罵曰荆公亦不曾奉勅許亂道況林自乎坐皆默然

靖康末括金賂虜詔羣臣服金帶者權以通犀帶易之獨存金魚又執政則正透從官則倒透至建炎中興朝廷草創猶用此制呂好問為右丞特賜金帶高宗面諭曰此帶朕自視上方工為之蓋特恩也紹興三年兵革初定始詔依故事服金帶

建炎初按景德幸潭州故事置御營使以丞相領之執政則為副使上御朝御營使副先上奏本司事然後三省密院相繼奏事其重如此

張晉彥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子孝祥在西掖時晉彥未老每見湯岐公自薦岐公戲之曰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是公合作底官職餘何足道所稱之官蓋輔臣贈父官也意謂安國且大用耳晉彥終身以為憾紹興末巨公丁丑生者數人或戲以衰健放勝陳福公作魁凌尚書景夏末名張魏公黜落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二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時傳以為笑

王嘉叟自洪倅召為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為太常丞一日相遇於景靈幕次李謂王曰見公告詞云其鵠月康仍褫身章謂通判借牙緋入朝則服綠又俸薄也

王荅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揆孤寒既名右相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蓋謂史丞相張魏公也滿座皆笑

予去國二十七年復來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皆無復舊人雖吏胥亦無矣惟費卜洞微山人亡恙亦不甚老話舊愴然西湖小昭慶僧了文相別時未三十意其尚存因被命與奉常諸公同檢視郊廟壇壝過而訪之亦已下世弟子出遺像乃一老僧使今見其人亦不復省識矣可以一歎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三

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耳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於世四字景初遂增藏於家三字實用希真意也秦會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參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辦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姓魏遂以晉絳和我對鄭公論諫久之道弼出典藩

而沈守約万俟卨忠竝拜左右揆翰苑者倉猝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絳鄭公之語實錄例載拜相麻子在史院欲刪此一聯會去國不果

陳福公長卿重厚粹美有天子之相然議者疑其少英偉之氣予為編修官時一日與沈持要尹少稷見公于都堂閣公忽盛怒曰張德遠以元樞輒受三省樞密院訴牒雖是勲德重望亦豈當如此方言此時精神赫然目光射人退以告朝士皆云平生未嘗見此公怒也古人有貴在于怒者此豈是耶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居于新河先君築小亭曰千巖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家山好處尋難遍日日當門只卧龍欲盡南山巖壑勝須來亭上少從容每言及時事往往憤切興歎謂秦相曰咸陽一日來坐亭上舉酒屬先君曰某行且遠謫矣咸陽尤忌者某與趙元鎮耳趙既過嶠某何可免然聞趙之聞命也涕泣別子弟某則不然青鞵布襪即日行

矣後十餘日果有藤州之命先君送至諸暨歸而言曰泰發談笑慷慨一如平日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咸陽終誤國家耳

咸陽指檜

張樞密子功紹興末還朝已近八十其辭免及謝表皆以屬予有一表用飛龍在天對老驥伏櫪公皇恐語周子充左史託言于予易此二句周叩其故則曰某方丐去恐人以為志在千里也周笑解之曰所謂志千里者正以老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公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五

雖筋力衰豈無報國之志耶子功亦笑而止蓋其謹如此又嘗謂予曰先人有遺稿滿篋皆諸經訓解字畫極難辨惟某一人識之若死遂皆不傳豈容不亟歸耶

汪廷俊從梁才甫辟為大名機幕專委以修北京宮闕凡五年乃成歲一再奏功輒躡遷數官五年間自宣教郎轉至中奉大夫其濫賞如此

予在南鄭見西陲俚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有子

亦稱老子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小范老子蓋尊之以為父也建炎初宗汝霖留守東京羣盜降附者百餘萬皆謂汝霖曰宗爺爺蓋此比也

陳瑩中遷謫後為人作石刻自稱除名勒傳送廉州編管陳某撰劉季高得罪秦氏坐賊廢後雖復官去其左字季高緘題及作文皆去左字不以為愧也孫仲益亦坐以賊罪去左字則但自稱晉陵孫某而已至紹興末復左朝奉郎乃署銜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卷一

予嘗與查元章讀太宗實錄有侯莫陳利用者予問有對否元章曰昨虜使有烏古論思謀可對也予曰虜人姓名五字者固多矣元章曰不然侯莫陳可析為三姓烏古論亦然故為工也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苦學至忘寢食經史多成誦喜大罵極談紹興初招徠直諫無所忌諱德昭對客議時事率不遜語人莫敢與對而德昭愈自若晚來臨安赴省試時秦會之當國數以言罪人勢焰可畏有

唐錫永夫者遇德昭於朝天門茶肆中素惡其狂乃與坐附耳語曰君素號敢言不知秦太師如何德昭大駭亟起掩耳曰放氣放氣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為之易然無烟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鐵烹鍊利於竹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

杜少陵在成都有兩草堂一在萬里橋之西一在浣花溪皆見於詩中萬里橋故居遂湮沒不可見或云房李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卷一

可園是也

蜀人鑿薪皆短而簾束縛齊密狀如大餅饅不可遽燒必以斧破之至有以斧柴為業者孟蜀時周世宗志欲取蜀蜀卒涅面為斧形號破柴都

謝景魚名倫滌硯法用蜀中貢餘紙先去墨徐以絲瓜磨洗餘漬皆盡而不損硯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朮年九十矣人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請問則託言病暗一語

不肯答予嘗見之于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為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勤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喑矣

呂周輔言東坡先生與黃門公南遷相遇于梧藤間道旁有鬻湯餅者共買食之痛惡不可食黃門置箸而歎東坡已盡之矣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尚欲咀嚼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卷一

耶大笑而起秦少游聞之曰此先生飲酒但飲溼而已

魏道弼參政使金人軍中抗辭不撓虜酋大怒欲于馬前斬之揮劍垂及頸而止故道弼頭微偏

使虜舊惟使副得乘車三節人皆騎馬馬惡則蹄齧不可羈鈍則不能行良以為苦淳熙己酉完顏璟嗣偽位始命三節人皆給車供張飲食亦比舊加厚

淳熙己酉金國賀登寶位使自云悟室之孫喜讀書著

作郎權兵部郎官鄧千里館之因道西湖至林和靖祠堂忽問曰林公嘗守臨安耶千里笑而已

謝子肅使虜回云虜廷羣臣自徒單相以下大抵皆白首老人徒單年過九十矣又云虜姓多三兩字又極怪至有姓斜卯者己酉春虜移文境上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為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改作九月一日其內鄉之意亦可嘉也

楊廷秀在高安有小詩二近紅莫看失燕支遠白宵明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卷一

雪色奇花不見桃惟見李一生不曉退之詩予語之曰此意古人已道但不如公之詳耳廷秀愕然問古人誰曾道予曰荆公所謂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是也廷秀大喜曰便當增入小序中

老學庵筆記卷一

老學庵筆記卷二

宋 陸游 撰

張廷老名珙唐安江原人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血氣多滯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

魯直在我州作樂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予在蜀見其稿今俗本改笛為曲以協韻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韻及居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卷二

蜀久習其語音乃知瀘戎間謂笛為曲故魯直得借用亦因以戲之耳

秦會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設醺于天台桐栢觀季以善奏章自名行至天姥嶺下憇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頗有俊氣問季曰公為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搔首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季不信敢與語即上車去醺之明日而聞秦公卒

英州石山自城中入鍾山涉錦溪至靈泉乃出石處有數家專以取石為生其佳者質溫潤蒼翠叩之聲如金玉然匠者頗悶之常時官司所得色枯槁聲如擊朽木皆下材也

葉相夢錫常守常州民有比屋居者忽作高屋屋山覆蓋鄰家鄰家訟之謂他日且占地葉判曰東家屋被西家蓋仔細思量無利害他時拆屋別陳詞如今且以壁為界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卷二

蜀人任子淵好謔鄭宣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會之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覲其復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太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人稱其敢言

秦會之以孫女嫁郭知運自答聘書曰某人東第華宗南宮妙選乃肯不卑於作贅何辭可拒于盟言其夫人欲去作贅字曰太惡模樣秦公曰必如此乃束縛得定聞者笑之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嘲之曰  
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是宗子相率馬首陳狀  
訴云均是宗廟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厲聲  
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呂正獻平章軍國時門下客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  
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

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卷二

既歸弟子請問二客之言如何公亦不答

西山十二真君各有詩多訓誡語後人取為籤以占吉

凶極驗射洪陸使君廟以杜子美詩為籤亦驗予在  
蜀以淳熙戊戌春被召臨行遣僧則華往求籤得遣

興詩曰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

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網罟林茂鳥自歸水深

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予讀之惕然顧迫

貧從仕又十有二年負神之教多矣

李知幾少時祈夢于梓潼神是夕夢至成都天寧觀有  
道士指織女支機石曰以是為名字則及第矣李遂  
改名石字知幾是舉過省

伯父通直公字元長病右臂以左手握筆而字法勁健  
過人宗室不微亦然然猶是自幼習之梁子輔年且  
五十中風右臂不舉乃習用左手逾年作字勝于用  
右手時遂復起作郡

趙廣合肥人本李伯時家小史伯時作畫每使侍左右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卷二

久之遂善畫尤工作馬幾能亂真建炎中陷賊賊聞  
其善畫使圖所擄婦人廣毅然辭以實不能畫脅以  
白刃不從遂斷右手拇指遣去而廣平生實用左手  
亂定惟畫觀音大士而已又數年乃死今士大夫所  
藏伯時觀音多廣筆也

禁中舊有絲鞋局專挑供御絲鞋不知其數嘗見蜀將  
吳玠被賜數百緡皆經奉御者壽皇即位惟臨朝服  
絲鞋退即以羅鞋易之遂廢此局

今上初即位詔每月三日七日十七日二十七日皆進素膳

舊制皇帝曰御膳中宮曰內膳自壽成皇后初立懇辭內膳詔權罷今中宮因之

駕頭舊以一老宦者抱繡裹元子于馬上高廟時猶然今乃代以閤門官不知自何年始也

王聖美子韶元祐末以大蓬送北客至瀛賜宴罷有振武都頭卒不堪一行人須索忽操白刃斫聖美其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五

子冒死直前護救中三刀左臂幾斷虞候卒繼至傷者六人死者一人聖美腦及耳皆傷甚明日不能與虜使相見告以冒風得疾虜使戲之曰曾服花藥石散否

前輩傳書多用鄂州蒲圻縣紙云厚薄緊慢皆得中又性與麪黏相宜能久不脫

劉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專以傳書書必三本雖數百卷為一部者亦然出局則杜門校讎不與

客接既歸蜀亦分作三船以備失壞已而行至秭歸新灘一舟為灘石所敗餘二舟無他遂以歸普慈築閤貯之

隆興中議者多謂文武一等而輒為分別力欲平之有劉御帶者輒建言謂門狀膀子初無定制且僧道職醫皆用門狀而武臣非橫行乃用膀子幾與胥吏卒伍輩同雖不施行然曉曉久之乃已

饒德操詩為近時僧中之冠早有大志既不過縱酒自晦或數日不醒醉時往往登屋危坐浩歌慟哭達旦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六

乃下又嘗醉赴汴水適遇客舟救之獲免徐師川長子璧字待價豪邁能文辭嘗作書萬言欲投

甌極言時政無所諱避師川偶見之大驚奪而焚之早死

王性之讀書真能五行俱下往往他人纔三四行性之已盡一紙後生有投贅者且觀且捲俄頃即置之以此人疑其輕薄遂多謗毀其實工拙皆能記也既卒

秦煬方恃其父氣跋扈手書移郡將欲取其所藏書且許以官其子長子仲信名廉清苦學有守號泣拒之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郡將以旤福誘脅之皆不聽煬亦不能奪而止

先君言舊制朝參拜舞而已政和以後增以喏然紹興中予造朝已不復喏矣淳熙末還朝則迎駕起居閤門亦喝唱喏然未嘗出聲也又紹興中朝參止磬折遂拜今閤門習儀先以笏叩額拜拜皆然謂之瞻禮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卷二

亦不知起于何年也

德壽宮德壽殿二額皆壽皇御書旁署臣某恭書四字今重華宮重華殿二額亦用此故事今上御書

予初見梁歐陽頤傳稱頤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宣撫司見西南夷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鏤亦頗精叩之鏦鏦如鼓不作銅聲秘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南蠻至今用之于戰陣祭享初非古物實不足辱秘府之藏

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

杜牧之作范陽盧秀才墓誌曰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蓋謂世雖農夫卒伍下至臧獲皆能言孔夫子而盧生猶不知所以甚言其不學也若曰周公孔子則失其指矣

酉陽雜俎云茄子一名落蘇今吳人正謂之落蘇或云錢王有子跛足以聲相近故惡人言茄子亦未必然錢王名其居曰握髮殿吳音握惡相亂錢塘人遂謂其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  
卷二

處曰此錢大王惡發殿也

乾道末夔路有部使者作中興頌刻之瞿唐峽峭壁上明年峽漲有龍起峽中適碎石壁亦可異也方刻石時有夔州司理參軍以恩榜入官權教授出賦題曰歌頌大業刻金石或惡其佞謂之曰韻脚當云老於文學乃克為之聞者為快

秦會之當國有殿前司軍人施全者伺其入朝持斬馬刀邀于望僊橋下斫之斷轡子一柱而不能傷誅死